

詩義會通

增補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訓義會

通

門人武強賀培

新謹署



詩義會通序

六經皆文也而詩獨以詩論其義其視書易與論語暨抑有辨
矣其爲解說亦著於其燦然者矣然自玄聖刪定三千之徒遠矣
不聞其說而孔子獨許子夏子貢爲可與言詩子思之傳惟孟子
爲善說詩夫去聖未遠或親受持微言而奧旨所在乃非盡及問
所能識况越在數千百年后微言放絕簡編錯亂而注疏家小智
自私目所知爲秘妙墨守一家說紛起相聚訟而欲掇拾叢殘推
掃衆說目窺見至隱目無悖古人作詩本指不大難哉不大難哉
然克崑獨曰爲古今相去雖寥絕文字詁訓雖異風俗禮教雖莫
同要之人情事理不甚相遠誠能以意逆志目察其情得其理則
盤詰可說也易象可贊也何有於三百篇顧自秦火而后漢之說
詩者三家遺說旣放失獨毛公曰西漢大師獨多精語而歷經竄

亂往往失其本真后儒考疏其文乃莫能察其增損錯亂之跡承訛襲謬卒若宗主曾不敢出單詞隻字曰繩發其覆徒事埒會穿鑿以遂其誣是曰以文害辭其失也奴逮婺源朱氏起而矯之摧廓箋疏之陋以尋繹其理趣一若其真可見然信夾漈說削序而冥思至乃盡曰淫奔說鄭衛爲世大詬不審古人託詞興感憂傷君國之思其於溫柔敦厚之教違離抑甚矣是曰曰辭害義其失也妄二者交譏而文章大師深知其意又曰爲明白曉暢無待說辭此所曰二千年來詩之爲教愈明而其旨乃愈晦也蓋往者太夫子摯父先生嘗汎掃衆說以說書易千古疑滯賴曰發露而曰詩說口授吾師北江先生獨未及成書曰爲世固有能說之者無待專箸也抑世降文敝至今益甚其不學者無足論卽號稱當代宏碩覽其所箸錄或據拾訓故瑣碎或偏執穿鑿曲說於微言大

義鮮有能發明者說解愈繁其謬妄乃逾甚是曠千禩而終無真
能說之者矣聖文絕續顯晦之交所關詎不重然則先生奮然有
作獨手是經泯寒暑忘昏旦博稽衆論巨觀其會通批卻導窾一
巨文義爲主霍然察其情之隱洞然發其理之微有巨默契千載
上古人閎識孤懷所寄而下開百世治經行文之法則是編之作
所巨爲終不可怠歟克耑猥巨下資獲聞微悃謹巨所窺見萬一
者序而上之先生其巨爲可與說詩而有巨終教誨之也共和十
有六祀月正元日門人閩侯曾克耑謹序

詩義會通後序

太史公謂三百五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雅頌韶武之音是夫子於詩非徒讀之而已必和以節奏鼓以瑟琴編入樂章而詠歌之也古明王之御世也其化民成俗之道至精至微所得見於冊書者賡歌示諧琴瑟詠德鳳儀獸舞可謂至已堯舜之世所以使民熙和怡樂優遊夷愉而臻到治者精意所存盡在於樂其潛移默化之功蕭韶九成之效顧不大哉孔子生春秋仰觀隆古到治負乎不可蘄及慨堯舜治化之不存而道不行是以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七十子各視其才力所至亟亟以求夫子咸悅而進之賜也商也可與言詩武城弦歌莞爾而喜所喜者喜子游於從政之餘能化民以雅道也而於曾點舞雩風詠獨喟然而嘆者亦賞其志之閑遠有以默合乎夫子之所期耳君子生當亂世憫

斯民之莫救慨世俗之混淆漂泊於干戈之際全生於搶攘之中
惻愴傷懷至於痛哭不得已而掇拾補苴述先王之德範圍往聖
之遺規歌三代之餘音想黃虞之治蹟冀挽世風於萬一其用心
亦良苦矣世之讀其書者儻窺其用心所在以究極乎古作者之
微言奧旨以冥會乎溫柔敦厚興觀羣怨之精義而求合乎雅頌
韶武之遺音古樂雖不可復見而吾夫子垂教救世之本恉不尙
庶幾存乎此吾師北江先生所以勤勤著述而小子於鑽仰之餘
所竊然高望者已民國十六年丁卯十一月培新校讐既竟敬識
之如此至吾師著書之體例及其闕識剏解具見前序不更箸云
門人武強賀培新謹序

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而傳曰棲遲游息可以樂道而忘飢則以爲隱士之自得澤陂序曰靈公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是所謂傷者男女相說之詞而傳則曰傷無禮也狼跋序曰美周公也是公孫碩膚爲美公之詞矣而傳則曰公孫成王也四牡序據春秋叔孫豹之言以爲勞使臣而傳則以爲周公歌文王事紂之事湛露序據甯武子之言以爲燕諸侯而傳則以爲宗室夜飲酌之詩曰遵養時晦傳據隨會以養爲取而序則曰能酌先王之道以養天下也此皆傳之與序顯然不合者也論者或曰序傳之不合其咎在序非必傳之失也而一傳之中自爲異說者亦復不謬焉桃夭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是矣而其首章宜其室家則曰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此曲傳序婚姻以時國無解民之迂說而不顧文義之不安與家人之解豈得爲一人之

言乎騶虞序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是以騶虞爲仁獸與傳所謂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合矣而其上則曰虞人翼五祀以待公發是魯韓詩以騶爲圉虞爲虞人之說顯與序異又豈一人之言乎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釋之曰母也天也尙不諒我文義至晰無可閒然矣而其下復曰天謂父也迂曲難通莫識其意之所在又豈同時所應有乎然此猶章句小疵未關宏旨也若乃匏有苦葉之篇爲士君子遭亂不肯阿世苟容之作陳義至高荷蕢所引以譏孔子者是也而說者乃以爲刺宣公夫人淫亂之詩與本義了不相涉作者之旨以晦今考傳文匏葉苦不可食本孔子繫匏不食之言又云遭時制宜深厲淺揭此皆詮發本指詞事相稱而復亂以男女之際及宣公淫昏云云則曲傳序說與前所言絕遠其爲後之淺儒攙奪眩亂望而可知學者漫不加察

悉奉以爲師說而曲從之可乎此皆其乖刺之尤著者其它迂繆
淺滯非毛公之意可以一言而決者殆不勝其枚舉也嗚乎聖賢
之言非難測也大義所昭必有參天地揭日月考之人心而不繆
質諸百世而無疑者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要在學者沈潛其心以博稽夫終始而求其義理之所
安而已矣非然者區區抱前世之殘簡膠附而墨守之自以爲學
有師承固宜若是也烏知夫典籍散亡羣言淆亂先師之微言大
義久已淪墜於冥茫晦昧之中而不可辨譬之盜賊竊據其宮爲
子弟者曹然罔覺以爲踞席而南面者必皆吾之父兄長上也於
是傳鞞鞠臚盡其奔走侍奉之勞而不敢少有違悖以爲孝養之
大節在是焉不亦俱倒悖亂之甚者乎吾竊悲夫今之爲學者自
命篤守家法而陷於迷惑而不寤也適以詩授及門諸子因略陳

其義且以告當世君子之好學深思心知古人之意者丁卯冬十二月桐城吳闔生記

詩義會通卷一

桐城吳闓生學

國風

周南

闓生案呂覽音初篇塗山氏之女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据此知南者南音說者以爲

化行南國者非也鼓鐘篇云以雅以南以箏不僭雅也南也皆樂章之節而因以名篇耳

關雎

關雎

關雎和聲也玉篇或爲

在河之洲

水中可居者曰窈窕

淑女

窈窕幽閒也

君子好逑

逑匹也釋文

參差荇菜

參差不齊貌說文引作慘差荇

水草爾雅作

左右流之

流求也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寤寐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服思也

悠哉悠哉

悠思也

輾轉反側

輾轉反側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

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

芣擇也玉篇引作現

窈窕淑

女鐘鼓樂之

闔生案關雎序以爲后妃之德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刺詩知
今所傳序乃毛氏一家之說他家皆不謂然也太史公曰周道
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自漢以來大儒如劉向揚雄其說皆
同范蔚宗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朱子亦謂以哀而不傷之意
推之恐其有此理但又因儀禮以關雎爲鄉樂房中樂疑周公
制作之時已有此詩今考詩義當以諷刺之說爲長儀禮本非
周公所作殊不足引以爲據至謂爲人子孫無故而播其先祖
之失於天下尙何以爲風化首說亦近迂詩雖有諷刺之意而
其詞雍容婉雅豪末不露故可以播之管絃而奏入樂章也
又案史記外戚世家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繁
人道之大倫也匡衡疏曰妃匹之際生命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比興
紀之首王敦之端也二家之說皆得詩之本義蓋此篇言婚禮
次篇言歸寧皆房中樂章所歌未必定爲某事某人而作風之
關雎葛覃鵲巢采芣雅之鹿鳴四牡湛露彤弓其義一也又
案匡衡謂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而史記云師摯見之矣似風
始關雎雅始鹿鳴乃師摯所爲孔子亦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何也考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知雅
頌之序失得夫子而後正之然季札請觀周樂其所歌之序與
今略同則夫子之所正者殆各篇之次第歟至古詩三千餘首
孔子刪存三百之說蓋不足信而夫子稱師摯之始關雎者夫
子之正雅樂必與師摯共定之讀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一章猶
可見也又案儀禮非周公之書
先大夫日記辨之甚詳茲不復贅

葛覃

葛之覃兮

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

施于中谷

施移也中谷谷中

維葉萋萋

萋萋茂盛貌

黃

鳥于飛集于灌木

爾雅作灌木其鳴喈喈

其鳴喈喈

先大夫曰此所謂文外曲致也

葛之

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莫莫成就之貌

是刈是漙

漙漙煮也

為絺為綌

精曰絺麤曰綌

日服之無斃

斃厭也

言告師氏

師女也

言告言歸

使師氏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

薄汚我私

汚煩擗之以去其汚私燕服也薄詞也

薄澣我衣害澣害否

害何也

歸寧父

母寧安也

閨生案此詩止言歸寧一事因歸寧而及絺綌因絺綌而及葛覃而其詞乃從葛起歸寧之意止篇末一語明之文家用逆之至可者也黃鳥三句於事外起興與本旨無涉而神理乃益妙達故為文外曲致凡此情境界後代文字所無有也然詩雖止敘歸寧一事而德行懿美恭勤節儉皆於言外見之規戒頌揚之意悉寓其中實立言之至工者朱子以為后妃自作者非是果爾則益少味矣姚姬傳云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為康王時詩黃鳥三句舊評云點綴生色

卷耳

采采卷耳

卷耳葉如鼠耳可煮為茹

不盈頃筐

頃筐畚屬

嗟我懷人

懷思也

寘彼周行

周行大道也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

陟彼崔嵬

陟升也崔嵬土

山之戴

我馬虺隤

虺隤馬病玉篇作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

姑且也說文引維作及罍酒器

維

以不永懷

言欲登山而馬不能進於是酌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玄黃馬病

我姑酌彼兕觥

兕觥為爵

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

石山戴土曰砠我

馬瘡矣

瘡病也

我僕痡矣

痡亦病也

云何吁矣

吁憂也

圖生案卷耳序最為牽強傳會序之不足信於此最著也左傳以此詩為能官人乃推行而得之義古人說經多如此猶釋元亨利貞為四德釋春王正月為天君父三統皆文詞易明而旁通以為之說不必與本義相附作序者取以說詩又須牽合於后妃之志后妃不能官人也故必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然於朝夕思念至于憂勤終不能以強合也復自解之曰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其支離窮曲可具見矣千載以來為此等曲說所蔽紛紛臆撰益不可通惟朱傳一掃空之最得其正乃至今猶有稿守舊傳而曲為之說者真可歎也舊評中二章故作曲勢其音長末章直下其音促又云末章急管繁絃

穆木

南有樛木

木下曲曰樛韓詩爾雅馬融本並作杓

葛藟纍之

藟葛類纍猶繫也

樂只君子

只語

助詞福履綏之

履祿綏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荒奄也

樂只君子福履

將之

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

縈旋也

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成就也

閔生案此詩但言君子盛德福履之厚本與后妃無涉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者言木下曲則葛藟緣之以致其高君子作人則士依之以成其德詩意止此序所謂后妃逮下無嫉妬之心乃拘牽傳會之詞不足置信朱子不信詩序而反從之何邪

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

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詵詵衆多也說文作𧈧今佚集韻作𧈧

宜爾子孫振振

兮振振仁厚也

螽斯羽薨薨兮

薨薨衆多也集韻引博雅作薨薨飛也或作𧈧

宜爾子孫繩

繩兮

繩繩戒慎也

螽斯羽揖揖兮

揖揖會聚也

宜爾子孫蟄蟄兮

蟄蟄和集也

閔生案此但祝禱之詞以多男爲祝人之恆情無與后妃亦無不妬忌之意序云不妬忌則子孫衆多者序自連前後諸篇爲說所云不妬忌由上樛木逮下之義遞蟪而言非此章之本指也而後人誤其句讀以若螽斯不妬忌六字連而讀之尤爲可笑朱子斥其以不妬忌歸之螽斯亦同此誤又案螽斯斯字語詞猶云麟之趾兔斯首耳舊以螽斯連讀未是